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目錄

(二)

顧炎武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 知 錄

(二)

顧炎武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知錄集釋

卷三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詩譜

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頌也。詩之人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

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

入樂者也。〔原注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

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

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

也〔全氏曰〕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

風乎享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尙陳於天子之庭況列國之

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汝成案〕釋文止云前儒申毛先生誤作申公毛公十月章箋云刺厲王

正用魯詩說見漢書谷永傳注則申毛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

云者當是伸毛之義非申公毛公也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

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

風之目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朱子當日或末見楊氏曰泰之詩論直云詩

樂載於儀禮之燕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魯人歌周樂則十三篇陳氏曰三南雅頌之入

禮篇章迎賓之燕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魯人歌周樂則十三篇陳氏曰三南雅頌之入

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

昌謂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邶至豳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彼特見蘇氏釋鼓鐘篇以雅以南

謨以為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耳蘇氏之謬前辨之已悉矣見小雅鼓鐘篇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邶以下左

傳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也十三國之詩不盡得於境內自應舉大風名以概之言國言南皆據實

盡之故言南指南指其地非以爲詩名也十三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大風名以概之言國言南皆據實

而言其爲南一而已且季札聞鄭衛則云是其衛風聞齊則云決乎國風公取風焉程以南爲詩

春秋云焉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侯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爲詩

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况呂覽豈傳信之書耶又曰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

教經解云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旨不同也王制曰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旨不同也王制曰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

樂即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類亦指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故自言詩不言

樂也意欲以樂章釋之或於樂經元無煩敘詩者之意而贊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諸詩

四詩

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南義既同而齊魯詩復列

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則程氏說益無據

云以雅以南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樂左傳南鄭杜氏以爲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說云以雅以南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樂左傳南鄭杜氏以爲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本以言意王清廟何嘗不其詞哉況傳詩而徵樂亦異乎古義與已說相違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殊欲以樂章釋之或於樂經元無煩敘詩者之意而贊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諸詩

見之奏文非清廟何嘗不其詞哉況傳詩而徵樂亦異乎古義與已說相違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云以雅以南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樂左傳南鄭杜氏以爲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說云以雅以南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樂左傳南鄭杜氏以爲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本以言意王清廟何嘗不其詞哉況傳詩而徵樂亦異乎古義與已說相違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殊欲以樂章釋之或於樂經元無煩敘詩者之意而贊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諸詩

見之奏文非清廟何嘗不其詞哉況傳詩而徵樂亦異乎古義與已說相違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云以雅以南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樂左傳南鄭杜氏以爲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說云以雅以南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樂左傳南鄭杜氏以爲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本以言意王清廟何嘗不其詞哉況傳詩而徵樂亦異乎古義與已說相違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離

殊欲以樂章釋之或於樂經元無煩敘詩者之意而贊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諸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函謂之函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原注據周禮篇章而非風也。南函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記王制言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卽謂自邶至曹十二國爲風。無害。楊氏曰。泰之云。詩之有風。其原誤于左氏荀氏王制之云。非所疑也。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尙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原注舊唐書高宗諸子傳。○黃氏曰。鈔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雅音。失之矣。眞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

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紃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樛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綬。蓋亦鄙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防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錢氏曰。四朝間見錄云。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門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何彼穠矣

錢徵士曰。傳環猶戎戎也。按說文。環。衣厚貌。引此詩。石經同。韓詩作戎。按說文。無戎字。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原注。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原注。毛氏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建。成王顧命于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筓之女矣。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蹇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

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鍾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簡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原注春秋襄十五年書劉夏逆王后于齊亦此意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原注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故。頌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鷹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卽唐人爲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原注洪氏隸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姁姁漢魏間人作已如此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爲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媾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謠刺。皆屬之王風矣。况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

三叔處此者王封祿父爲上公上公九命作伯古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蓋叔
以客禮使爲方伯遵用商之舊制使其弟爲之監非曰勝國餘孽必夫爲三監以防其蠢動也迨成王立三叔
更建此三國以康叔爲之長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此不然也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詩譜謂武庚誅後
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以邶鄘屬之康叔則康叔時已有邶鄘可知聖人于變風首列此者見此
三地後雖康叔之國前實武庚之封所以著王周公之于殷大公至正無私天下之心無如武庚三叔
變而不善論胥以亡此所以寓其義而在河內見續漢書郡國志水經河內武王克殷命百弁以虎賁
封國姚姓故胥以亡此所以寓其義而在河內見續漢書郡國志水經河內武王克殷命百弁以虎賁
以外者通謂之東周公踐股降辟三叔始命康叔字于殷墟名曰衛自是河內始有衛名邶鄘衛者總名
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分而爲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
而非夫子之舊也原注觀小雅六笙詩毛公頗有升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爲王齊詩以爲衛攷之左氏傳
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爲邶之首篇乃不
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
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原注若據漢書
於維邑則成王之世已無邶鄘魏源曰左氏載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三名一實連而不分視爲之歌唐爲之歌魏判然二國者殊例是邶鄘衛康叔武公之德
曰殷商曰荆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威儀之語以爲衛詩毛公分一國爲三蓋徒因簡編過大而
未念其名實之不相符此異左傳者一也劉向新序以黍離爲衛壽閔兄則知魯詩必列於衛風而不列
入王風之首矣鄭箴膏肓述何彼穠矣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則是東周平王之詩而不當次諸二南之
後矣此異三家者二也國風之例凡采風觀民各從其所得之地不從其所詠之人故木瓜衛人美齊桓

則繫諸衛。衛人刺魯莊，則繫之齊。乃緇衣爲周人美鄭武公爲卿士之詩，何以不繫之王而繫之鄭？考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祭仲將往省于留云云。此即鄭桓公寄孺與賄于鄭，而得其國旋以留爲下邑，而王風邱中有麻，彼留子嗟之詩，所爲作也。邱中與緇衣之詩，皆鄭桓公爲王朝卿士時小惠要結周民說，而歌之既皆麻，彼留子嗟之詩，所爲作之末故。魯詩以大車爲哀息君之詩，正以鄭息同爲畿內之國，故與其爲周人所詠之詩同殿乎？王風且因此遂并大車邱中有麻之詩，凡爲周民詠鄭息者，皆不知所指何事，離之兩傷較然明矣。此異於魯詩公羊者三也。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原注左傳作鄆之亡未久，而詩尙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爲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原注曰：誰將西歸，是鎬京尙存，故鄭氏譜以爲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爲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爲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爲一監，皆非也。宋陳傳良原注：止齋集答黃文叔書以爲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地縣廣，不得爲邶鄘衛也。汝成案：三詩皆言同氣，其不當分爲三名甚明。馬永卿曰：邶鄘衛在王風黍離之前，存前代後也。與雷氏言正合。若然，則康叔既封，猶標其地是初爲三國，非三監明矣。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邶。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

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爲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美此所謂其君之袂。如其姊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

南北誰敢甯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喪大記曰既葬。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隤于西

〔錢徵士曰〕傳隤升也。案許未重不收隤字。當爲躋躋升釋。詁文彼作陞俗字也。

朝隤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輝注。以隤爲虹是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原注〕其雨者雨也。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原注〕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馬永弼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

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原注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誤矣。李文貞曰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詩自

同無間中外其後采諸列國者歸其本部則邶鄘以下是畿內所得者附於雅則有小雅中諸詩故

成康後畿內無風蓋俗化既散不能比於二南又不可別自爲部故歸之雅及乎既東則巡守不行而列

國無詩平王初年周太師撥舊職欲存風雅則并此亡之東遷風雅亦僅止者曰雅黍離以下詩亡然

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別者以此至其晚歲則并此亡之東遷風雅亦僅止者曰雅黍離以下詩亡然

後春秋作先儒惑於詩亡之義乃以雅爲四以風爲東而有降黍離於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誰則降之

魯猶有頌夫子弗更也肯降周雅爲風乎汝成案康成云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曰

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義亦甚正惟譜次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

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

二南也。邶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原注惟何彼穠矣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

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

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原注列女傳夜居於外。則

其友弔之矣。原注於文。日夕爲遄。原注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

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原注曾子問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鄭

自邾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邾鄆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邾鄆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原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爲荆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原注晉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鯨鯢皆爲鄭滅。而鯨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豳

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大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獻豳詩。祈年於田祖。則獻豳雅。祭蜡則獻豳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原注〕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鍾琴瑟四器。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籥師獻卒。壎籥簫簫。凡四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和聲有不同爾。鴟鵂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爲周公而作。則皆附於豳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爲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縱

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縱。獻豳於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爲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至於常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歷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

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闈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虐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壽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斲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原注〕見司馬法。

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原注傳曰腓腓也。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卽補。斯已異矣。原注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卒。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原注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原注正義曰。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修